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七

明 皇甫汈 撰

序集

沈太僕環谿集序

稽昔嘉靖八載時膺昌厯運際熙朝帝方典學崇文右
賢左戚拔我多士三百二十人庭攬振鷺之儀階肅漸
鴻之羽含章鸞藻彬彬乎得人之盛推是科云當斯時

疇弗欲彈冠晞世策足要津紆朱懷金出入禁闥君臣
相得坐致卿相然十罕其三者奇於數也又疇弗欲攀
附鱗翼炳績恢紘俾臯夔衡旦之業顯枚馬淵雲之辭
修勒勲彝垂聲竹帛然十罕其二者阨於時也奉身
林壑委懷圖史託諷詩歌闡道綦訓藏之名山傳諸來
裔十罕其一者拘於才也余解憲屏居踰十稔矣曾是
在位瞞首晨星微猷煙燼海內詡聞著作鈔布則羅達
夫有念菴集唐應德有荆川集陳約之有后岡集楊汝

承有濟南集任少海有吏部集李伯華有閒居集羅熙
載有華原集吳純叔有玉涵堂集僅若而人猶或守儒
說而失則固或慕仙遊而失則誕或學綜博極而擇未
精或天不假年而造未竟才難不其然乎環谿集者雲
間沈大夫鳳峰所撰也君自束髮為弟子員即厭棄時
義研討古墳非經緯之書不流於目非漢魏之作不畜
於心逮絀組而躋上蘭剖符以領劇郡尋端臬軌復秉
藩條所在蒙化去輒留思然非其好也雖訟謀叢積而

鉛槧間操吏局塵芥而占綴自適觀其乞改南署引疾東江諸疏可以想見其槩矣昔人謂闕眇之製必湛思以宣綺靡之辭由緣情而得茲茵鼎之貴不能奪尊鱸之思熊軾之華無以挽扁舟之興不既深於詩乎子游學擅精華士衡才稱俊秀皆吳產也君今其人若梁推文士隱侯居先唐品詩人雲知其選然雲卿之詩進於驩州以後而隱侯之文妙于郊居之餘夫豫章漢沔之流廬嶽衡山之鎮風景又不特崇山瘴癘也而環谿在

九峰三泖間詎減墜石礎星懸冰縈雪之勝乎蓋君之
作實宗家範無替世美矣且卧高謝傳尚繫望於蒼生
年迫趙昌猶堪承乎清問初服乍反薦剡屢騰終不以
彼易此矣集凡詩賦四卷諸文十卷萬有千言大都妙
悟神解俱造玄乘並可永傳而雜著連珠尤所最得意
者余才劣之問敢竊譽於比肩識乏王筠媿要賞於撫
掌聊書簡末為同榜得人慶爾

馮侍御芻蕘錄序

侍御馮君子仁以上書忤旨詔獄所斥大臣方用事迺窮按其罪以殊死論逮繫三年所先帝察知其寃減戍雷陽又三年所會赦還家幾三十年杜門却掃惟以著述為業晏如也今上即位首召諸言事者銓司舉君拜為大理丞引年不就尋進階朝列被服金紫前後所遭遇如此云令子行可取所收草合詩與文彙次成帙將梓以傳題曰芻蕘志忠也持屆吳門請序於余顧余非士安奚足為太冲重哉既而梓完則徐沈二君業已序

其端矣沈叙事稍詳徐銓藝頗當至論氣節則同夫文以氣為主昔人蓋言之矣司勳氏曰自孔門立文學之科言游得精華之蘊大雅振於江左二俊起於雲間善乎班氏作史儒林文苑析為二塗儒家者流著論以宗經文章家流修辭以闡道要之不可偏廢也君嘗從陽明涇野二先生遊則固談道德而趨儒術矣今覽集中如奏議條陳星變推驗天人子政仲舒之旨也蓋深病乎騷堯舜禹雜處堯朝管蔡姬旦并居周室欲帝策免

三公刑于百辟痛哭立談之間冀回聽於逆耳屏奸於
脫距豈可得乎志雖壯而計則踈矣然侍御猶為之者
匪身謀也其序記咸閱大暢朗多禪世教端風軌退之
仲淹之槩也賦贍麗書亮直析理淵極則藉為南車揚
權時務則較若左券至於碑銘將昭潛於蓋棺非溢美
於諛墓以至詩歌發乎性情止乎理義竊比陶韋益不
襲古調而頗超時格每出新意而悉去陳言故雖橫逆
屢加而不為寂寥渙恣之辭艱阻備嘗而絕無牢愁怨

誹之語氣使之也波百折而不同光萬丈而愈厲其所
養可知矣即於閒居之暇展卷三覆緬歲月於桑陰追
山川於萍跡能不為之撫膺興慨乎君素履忠孝遂使
投涕叩閻母氏矜乎孟博刺血汗牘令子甚於緹縈言
心聲也由是感天地動鬼神陰佑而默相之乃至今日
心卒不動君子以為難讀是集者可為忠臣烈士勸非
以其辭而已若雕藻逞伎務華絕根豈侍御之所尚哉
集凡二十卷萬有餘言

白洛原遺稿序

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又曰生我名者殺我身名之為累若此烈士猶務徇之湮沒無稱每以為恥亦其志然哉若夫以文名世尤造物所忌而謗缺因滋媚蛾誨淫於謠詠雲韶輟響於靡曼由是高才之士位不閱於崇品年不躋於中壽今昔同慨矣我友洛原白君晉陵人也少挺英資長鎔偉器承軒皇於乙丙躡居士於元和太傅誕祥於先中丞嗣美於後射策發科者凡四世冠冕

佩王者二十人苗裔遠遡洛陽禹貴鬱居江左因號洛
原不忘本也君精研六典泛涉九流三謝蟬聯獨秀靈
運諸劉紈袴共推孝綽擅雕龍之夜際附鳳之期嘉靖
改元歲在壬辰上方右賢左戚稽古禮文君釋褐南宮
影纓東省始隸司徒之門尋叅秩宗之屬時禮官前後
以典章不習相繼罷譴厥職惟艱君草郊廟之儀條山
陵之制凡所創議悉當上心本曹賴以折衷政府因之
為憲而君名茂著於闕下矣海內操觚秉槩之士雲集

京邸君與之討論風雅譏評甲乙詩道益振焉歲在己亥皇上圖省方之遊允建儲之請由是膺宮僚之選簡輔道之任忌者羣起而交攻之坐不扈駕當外調而北平之命下矣量移南銓僚友猶以私憾中傷之坐微改官當外調而河間之命下矣劇郡兩遷承明再入稍畧符臺復僉江臬坎壈違時奄忽委化悲哉在昔中丞昉石家以治園霜晨霍靡擬鄭莊而置驛星旦繽紛君復任俠樂施趨人緩急里中以翩翩公子稱之凡舟抵京

口道出閭江不遊白氏園者以欠事負媿不覩白公子者以俗物興譏君名聞於海內亦久矣其奉使也於秦則炎漢之故都也周歷三原極眺二華尋灞滻之源踐鄠杜之境於梁則魏武之肇基也兔園漸蕪雀臺亦莽鄒枚之遊已邈伊洛之軌猶存由是登太嶽以長謠訪峴山而寄慨乃遵樊郢涉湘漢則歎曰此無忘歌風沛上修功代來時也既又問道於靈鷲探竒於建陽謁武夷之居弔道陵之宅山川信美盡發之於詩其所至必

先友名流秦若王子九思康子海梁若崔子銳高子叔
嗣楚若王子廷陳廖子道南閩中相與酬贈咸共嘉賞
焉兼以丁辰中否動忍既深牽世播遷牢愁彌結由此
其工也今覽集中調暢朗而思沉語婉麗而致遠音和
平而易感旨雋永而難斲文足闡道圖徽所得於古人
者多矣元子尚寶君早能繼父之官晚能修父之業與
其兩弟克承先志廣葺遺編同年考功郎宗子相取而
芟其繁類彙其菁英余見或異同復加增損乃得賦若

千首古詩歌行五七言律排律絕句若干首序記贊頌
碑銘表狀書啓雜著共若干首勒成幾卷題曰洛原遺
稿雕木以傳其題石攔華棟童時作也賓王載詠鵝之
篇張巖存賦犬之句殆性靈天授妙悟夙成矣夫造物
之於人也予之以富貴若恒予之以才藝若恠故人之
生斯世也求終身尊榮則易求片言幾道則難君有言
復有子可以不朽矣篋藏鴻寶家炳鳳毛使紆朱而草
腐垂白而馮生奚足重哉余素託金蘭之契復締絲蘿

之好茲序君集深有愴焉蓋余兄子安與君同擢進士
同拜禮官改宮僚謫郡倅又同也同由南部再逐冠並
止於笏簪綬不踰於銀艾而聲名則相伯仲矣子安年
纔五十君差過三齡神劍兩埋白璧雙碎不重可惜乎
司馬餘風緬江州之匪謝虞人藻撰知長慶之必傳為
君幸者將不在斯集乎將不在斯集乎

劉侍御集序

侍御劉子威以所編詩二帙眎余一為容建一為越覽

云夫劉子早歲以明經擢第拜中書舍人選為侍御史
著聲南臺三輔至今猶欽挹風裁同官嫉其能竟遭播
遷乃謫理興化移倅吳興有是作也諦覽閩中詩凡所
賦樂府盡合古調及所擬名家咸類其人雖鮑照代東
武諸篇宮商雜奏而並出雅音江淹擬陳思諸作丹素
互施而悉呈艷績又曷過焉非妙思通方兼才具體能
臻是耶載覽越中詩麗則自成冲襟超悟盡去雕篆都
棄塵筌如境閒花稍落林靜鳥忘還華滋紛易歇芳願

坐成乖自是煙虹驚藻思可煩花鳥入閒情足稱秀婉
又江路愁能盡鄉園夢懶尋聊憑寄衰鬢為道未歸心
哀而不傷得風人之旨矣矧靈巖仙鯉地接武夷天目
苕雪溪通菴畫足以展眺興懷余弟子約與侍御同榜
亦由水曹出貳茲郡凡有占綴每相商榷江山助藻於
燕公羊何附聲於靈運實一時勝遇非獨窮愁而已若
其明允折獄庭寡諍詞沉靜當官坐惟長嘯乃克殫心
於藝焉夫詩闡成周漢魏繼作齊梁稍靡迄唐始盛蓋

唐以詩賦取士故士之工詩猶漢之經術有專門焉如
從遊應制必品其高下學士競挾於外昭容評可於中
雖謙集賡唱亦私為甲乙推其擅場故詩益精焉稽古
柏梁而下從臣第嘉於屬車華林以前副君課美於即
席益同揆矣今輦轂之下絕口不敢談藝遷謫之人尤
所深諱乃使仰楹而纂言杜門以覓句侍御之作有未
及覲而賞之者文本關運道固因時寧不重可慨哉侍
御業已遷臬終太夫人喪將赴闕補職嗟乎長卿輟吟

於巴嶺夢得申詠於玄都其家範驗之此行矣

錢侍御集序

余弱齡嗜詩究心作者間有占綴不敢謂握靈蛇而得珠至所譏評實若操龍淵以議割嘗著解頤新語以示梗槩焉以故宰相石公有熊峰集介谿嚴公有鈴山堂集許中丞有少華山人集吳文部有玉涵堂集皆屬余選次而題其端若但請叙以傳者陳后岡集戴秋官集龔溫州集王巖潭黃五嶽諸集殆二十家云末學謏識

聞禁犬以吠聲覩遼豕而駭色奚足與言詩哉姑熟海
山錢侍御者童時誦詩即能成咏思若神來語同夙構
以大父命改授尚書竟以此取高第然詩固其所好也
擢第時貴溪夏公方在政府甚愛其才有所作每示君
賡和之輒加嗟賞將引署玉堂期儷金艘業以資拜遂
安令公深惜之在任三載以最被徵拜為南臺監察御
史摘藻兩都持憲三輔所寓有詩製錦之鄉鳴琴而流
咏避聽之地緩轡以成章故潘岳河陽之什頓掩前輝

堯藩江南之篇

殷堯藩為侍御有江南詩

無慙後躅倦情亮組托跡

融舟擇勝探遊寄興恬曠其為詩也語取暢心不由雕

刻占惟信口奚假深湛遂能微歎人情妙臻物理婦人

女子皆通其義兒童厮卒並習其辭使羈客緘愁非關

見鴈征夫下泣何待聞猿萎華喻好於香風芙蓉比妍

於秋水無意求工自然追雅矣尚論古人若光羲之真

率居易之沖淡太白之敏捷浪仙之縱放才足兼之人

罕能及焉仲子宁以鴻臚典客予告家居侍綵之餘殺

青唯亟乞余刪次併為之序總五七言古風歌行近體

絕句凡若干首詩餘雜著附焉勒為幾卷昔大厯才子

仲文

錢起字仲文

獨秀與劉長卿郎士元齊名今集中如落

霞暉寶刹寒月映晴峰月瀉湘江水花明楚岫雲湖聯

疑跨海山擁類環滁獨憐遊客興猶逐野雲飛月寒暗

度飛鴻影山靜遙聞落木聲共嗟江水流難返且喜山

雲斷復連思入蛾眉殘月皎夢迴牛渚逝波寒贈君惟

有燕臺菊願佩餘香到遠天野寺苦空僧更少莫教寒

色上禪衣傳諸其人奚忝厥祖者哉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八

明 皇甫汈 撰

序集代作

祝氏集畧序

代張中丞景賢作

自昔文蔚吳中才臻江左言偃業於孔氏獨得精華厥
後嚴朱並緯漢典顧陸競挾晉庭方朔寓為書師伯喈
隱茲談藝彬彬盛矣其為俗也民有輕心士多師古伎

尚奇巧物必精良故覽左生之賦而驗山川之巨麗誦平原之詩而測土風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覩氣狀之英淑至乃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辭美稱竹箭粲等春葩且至德造自秦伯峻節亮於延陵故士之生也往往玩睨爵服跌宕琴史雖輶輶未遇而撰綴不輟申孤憤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此王孫之誦我公子者也余家食時益聞祝枝山云迨遊京師每學士大夫持其片言寸翰爭相傳誦咸加歎賞惜乎未

覩其全也丙辰之秋叨奉簡命來撫茲邦軍旋之暇躬
歷山川周爰土風延眺氣狀其嘉麗英淑固無爽於乘
謀所載也奇巧精良物產工師猶昔也握珠抱璧文獻
之彬彬具在也間詢所謂枝山公者則已物化三十載
矣而公之元子方伯績謝秩屏居亦久矣訪其廬蓬逕
蕭然也索其籍珍發篋中也翰墨僅存其一又蠹所殘
缺也蓋公少落魄不事家業而方伯克守其祖參知公
清白之遺力莫能梓翰墨為時所重書竟人皆持去家

無餘也世德其賢矣哉公諱允明字希哲性靈夙授機
敏默成五歲而手作徑寸之書九齡而目兼數行之覽
稍長益篤於學夏無卷帷冬有穿榻遂綜貫百氏銓析
九流窮鏡玄緇覃研細素雖輜使未譯爾雅闕載靡不
究而習其說焉其為文也芳腴融於心極雕績暢於辭
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分吏占牘則十紙互通對客揮
毫而千言立就同時乃有楊儀曹之博極都太僕之冲
澹徐迪功之後婉唐處士之縱誕公將兼之自謂取高

第反覆掌耳乃僅舉於鄉晚歲試宰興寧超倅京兆著
有異績皆非所好也因自免歸而四君者仕罔通顯業
並終窶謂非伯季之風節激之然邪諦閱公集述道德
則闡而弗畔紀象緯則覈而有徵論政治則可推而行
陳事情則委曲而款談名理則標顯慧宗志靈怪則不
誣幽祕至夫賦綺靡而有則詩藻瞻而寄深辭託諷以
感物聲諧律以赴節神構匪襲肺吐必新體裁具備意
無不逮者矣鴻匠如公不獲振鷺羽於彤階奏鳳音於

清廟亦命也方王文恪掄材之初徐春卿揚譽之日豈直以鉛槧垂聲哉思欲銘彝鼎而不偶者也悲夫悲夫再閱大遊一篇則又譎蒙叟之危言陋公孫之繩辯逸騁雕龍指深喻馬探其襟抱將扶搖宇內豈區區搶榆所可控而笑哉昔魯肅披卷以臨麾燕公視學于戎幕予媿非其人悼往哲之不作而懼斯集之久湮也又先大父與方伯公同登進士忝茲世誼圖為鋟梓時則蘇守雲中溫君飾吏右文樂任其事用廣其傳云集之分

類凡十有二曰騷賦曰樂府曰古調曰歌行曰近體曰古體曰論議曰書牘曰碑版曰傳志曰紀叙曰外教勒為三十卷總曰祝氏集略皆公手自編定富矣哉其四君著作都未閑於辭賦唐則篇章寂寥揚復簡帙散失傳者徐集耳公別有祝子通祝子罪知蘇林小纂浮物蠶衣太中遺事野記興寧縣志祝子微祝子雜語怪槩鐸音江海殲渠記多未遑及後有好事者因予興起庶搜輯羣玉不使韞韞名山也是為序

楊忠愍公集序

代林中丞潤作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
為掩卷興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又
安忍為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為主而才以昌之王
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
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
道闢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益自綺歲英
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羣研精掛牛之日即以

天下為己任學以談道德務經術而恥為富貴紛華之
習既而發科登仕繼組兩都會香三署每痛際運康熙
而不免有壅滯之患遇君神武而未屏操弄之姦思回
聽於逆耳圖蔓於脫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
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
反構釁稔公死且不畏奈何以播遷怵之耶復由武選
上疏乞誅賊臣數其姦者五大罪者十語侵彼相使忠
臣之言無益於國而竟取滅亡緣司刑者承望風旨文

致其罪惜乎寃哉昔賈生不容於絳灌李邕受抑於林甫古今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箠木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為亂氣不為沮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毫牖之中染烟肺石之上此與演易受書曷異焉故辭多宏麗語罕怨誹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假雕琢以逞伎搗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

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運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
時鳴絃揆日愴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公詩欲還
浩氣於太虛矢忠魂於圖補胡悲且狀哉余在南臺罔
識忌諱因獻狂瞽謂將從公以遊幸蒙採納卒之故相
編氓克子棄市少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
向之遇害非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幸而聖君
嗣極追錄諫官擬公為首贈爵太常諡以忠愍建祠以
享血食陰予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成

烈士之狗垂聲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

遵巖先生文集後序

代郡守劉公添作

遵巖集者晉江王君所撰著也君諱慎中字道思人稱
為遵巖先生云大中丞芳洲洪公為君同鄉又同志也
因刻其集并序諸首以傳謂余小子嘗董梓事不可無
言嗟予鄙安能文又惡能窺先生之蘊而為之闡揚哉
聞今之掉鞅於文囿者咸推轂遵巖凡卷冊所傳詩歌
及錫山所刊家居集閒亦嘗覽其略已心醉其言延頸

想見其人而不可得茲獲誦其全又廁名於簡末顧不
幸哉先生自束髮綴文未冠登第內踐吏禮華階外秉
文衡憲職屬辭英敏殆出天才而不知沉思通玄悉由
學力兼之負氣抗俗不習塵容趨時因出倅郡稍遷參
岳竟爾謝秩甫踰壯齡耳由是杜門却掃研精覃思探
討彌邃著作益宏四方馳書走幣爭來乞言者足交於
道仕於閩者以不得其言為憾君以次應之隨題命藻
畧無難滯得者寵於握珠懷璧歸矣具載集中固可刪

棄夫其為文也長於持論而不尚雕繪原本六經採摭
七畧綜括九流至下筆特創新意罕襲陳言追議古昔
較若目前逆策來茲信如左券事有明徵語無牽合非
博極能然哉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里
循其言可以入道行其說足以成務人皆稱今之曾氏
也觀所撰南豐文粹序則其所取法而自期負者端在
子固矣其言曰極盛之世學術明風俗同道德一而文
行於其間三代而降士之能文者徒取之於外以悅世

之耳目有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若公孫弘
徐樂枚乘谷永相如董賈馬遷劉向之屬或駁而不醇
或曲而不該皆無取焉至宋南豐曾氏傑然自名其家
庶幾有本於中而非掠取於外將折衷諸子之同異會
通於聖人之旨而思出於道德無不醇不該之弊此非
其自况也耶至其為詩亦必緣情止義由漢魏六朝以
迄三唐靡不融貫亦以自名其家者惟求合乎麗則不
詭於風人而非在一字之巧一句之工也雖退處巖穴

而言多華郁暢朗不為窮愁怨誹之態所養益深遠矣
或有以先生位不閱於崇品年不躋於中壽不果舉其
言以行於世致惜焉者即使君登三事總百揆功業雖
弘著作未必底於成也言既可以垂世不朽又惡彭殤
之足論其年哉按閩之晉江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與
韓愈李觀崔羣輩妙一時之選史稱其文章回復明辨
為愈所推歷數千載而先生出焉殆亦氣運之相值歟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九

明 皇甫汈 撰

序集題辭

北岳編題辭

岳者何掄也掄考功德者也若稽古帝舜十有一月朔
巡守至於北岳朝后覲牧協正同修僉如西禮茲謂非
功德也邪北岳何謂謂恒山也風俗通云恒常也萬物

伏北方有常也而白虎通亦云北岳有常山者何陰終
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云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此聖人法天圖治久道化成者也孰非
功德可掬考者耶秦漢而下登封錫號代崇喬嶽旅名
視公之說附會於鈎決比讖間矣且侈心躡履遐放秘
祝雖一禱三祠神弗福焉肆我高皇帝膺符御極奄有
冀方稽古率典誕迺釐名秩祀懷柔岳神暨我文皇帝
受命作京宅茲天邑俾朔易之疆莫為輔鎮神盼嚮焉

功德不恢恢耀乎可考而知邪逮列聖續緒燔柴加牲
引望靡替無俟駐華警翠泥金墜玉而靈貺假矣夫今
之兩畿若十有三省歲以監察御史持節往按其境顧
將命於天子巡者也時則有若施公山省方展邑眺岳
侍祠告文陳饋禮也越若許公宗魯以中丞咨命來撫
猶古四岳之職總領侯牧以司岳祀者焉公蒞厥土亟
使登禋祈禪民祐亦禮也然施之感於功德也無從曰
嗟嗟盛美弗錄曷以永觀台職其攸譽用是編岳云編

成而公式遄歸君子曰巡循也其義大其責艱是編也
可以復天子矣迺有屬令皇甫汙者為之第其次比為
題辭編公志也侯丞廷訓之請成公志也編首帝制者
何尊時也詩首周頌其義一也曷以工言次之工以颺
言也王者所至陳詩以觀風御史采風者也古碣盛矣
久將泐而湮焉弗志後奚以稽君子多見則識而畜是
故以拾遺終焉

題許員外安平十詠詩後

安平十詠成許子以示余余覽而歎曰緬自渡淮攀鱗
遊燕晞駿路首南徐途指西楚觀呂梁之險望泗鼎之
氣峯標浴日臺起歌風未嘗不弔故疆之遺蹟興登岳
之長謠攬征駕以蹠躡溯歸艎而延佇者也若張秋者
星分奎婁之野地控齊魯之墟固澤國之雄鎮而漕河
之要津也弘治河決孝皇震憂沉馬下捷殫役倍於宣
房導熊障瀾課功媿於積石是雖一旅之圻百家之邑
板築既覲禦衝斯固由是車挂轆袵連帷檣艣紛為廛

開孽貨鬱為都會矣嘉名肇錫是曰安平煥龍章於璇
榜峻雉堞於金隄泮流同之警堯玄既終於告禹唐哉
休哉休哉唐哉余嘗窺龍潭之浸而得順下之性登戊
己之山而驗五德之運誦武功之碑而知底定之艱撫
帶劍之枝而感季札之信詢蒞阿之治而慕子奇之化
訪辟穀之遊而訝黃石之事然時無鄙生莫辨泉脉世
乏魏氏疇記土風將問千秋以烏丸探九域於魚豢詎
可得哉信美地靈誕生人傑許子茲產也才稱拔藻識

妙窮源十詠區分七言各賦篇稽乾曜什闡坤維陳列
隨刊禹貢之旨也原本山川青兗之箴也荒奄海岱頌
閔之辭也奠厥禔福歌瓠之響也溼溼乎可以傳矣許
名用中初任水部澤土是掌載陟地曹財賦攸司擬裴
秀之興圖資張華以武庫皆經濟之心也豈徒摹景物
括形勝快少文之萬里悵平子於四思而已哉十詠者
詳於自序故不重述云

題吳純叔堅白藏稿

吳光祿堅白藏稿六卷共詩若干首皆其從宦兩都予
告家居及遊楚越時作也光祿幼挺獨秀早臻博極學
修史走業紹玄成三百而下靡不殫心六代以還並能
經目遂乃蓄藻於建安騰聲於天寶希躅於少陵泛駕
於長慶兼綜潘陸妙契陶韋故其綴辭婉以麗其御氣
雄以健其抒思優以雋其援事典以則其振響和以平
才情信美而興寄尤深矣通篇如曉出左掖夜集玄寧
易水流操淮陰展圖臥疾叢桂園送馬吉士歸江東標

之今代奚謝英靈厠諸古人何慙風雅又汝官漳水北
今得定州書工於發端詎稱謝朓寒空一鴈去離思繞
山河逸於終奏無羨江淹矣至雲來山閣雨風過石池
秋大隱非人外微言乃道初月暎蒼松逕雲生白石臺
玉虛香火清齋地紫禁烟花悵望時獨有馮唐頭已白
青袍郎署自年年並若神構足稱警策又雖家北闕下
白雲常滿園棲情閒適得句超曠是以奪鳳池而不驚
解龜組而無愠者也言可以知人諒哉余識非仲偉賞

乏元禮妄意大都取裁來哲云爾

顧給舍二集題辭

東白顧給舍示余詩集二編一曰使蜀志役也一曰居庸志寓也君登壬辰進士拜餘姚令以賢徵為禮科給事中拾遺補過有古諫諍風丙申之歲蜀府與閩司各以其獄上天子詔讞之侍臣咸推君遂簡往覈治還報當上意益嚴彈之將大用戊戌之歲上書言事忤上意乃笞之闕下徙為居庸民有是編也夫顯晦異遭皆發

諸歌咏其致槩可想見矣及展卷玩味盡合風雅得詩
人忠厚之意其使蜀也藉寵靈奉綸綍走郡吏以負弩
降藩王而擁篲風物啓其興山川助其思故其言多藻
麗之辭若馬卿移文以喻蜀田叔毀案以存梁職無忝
焉其在居庸也謹管鑰犯霜露襲氈裘甘澶酪駭邊聲
於鼓鼙寄鄉愁於笳管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其
言多悽婉之辭若定遠生願入關營平老猶留塞又曷
恨焉載觀蜀中之作如發京之賦皇華宜春之詠四牡

潼川之嗟伐木郫縣之感采薇皆小雅之音至於塞上
之作保安即式微之悲中露南關即匪風之懷好音卜
室即柏舟之歎觀閔宣城即搗羽之悲何怙間出國風
之辭所謂哀而不傷怨誹而不亂者也君之作大都昉
於少陵故杜甫草堂子雲書院武祠昭墓全似劔外巴
西蜀郡夔府諸篇居庸雖地鄰邊塞而境接畿輔故昌
平八達望陵出塞則似秦州諸篇矣計戊戌之去丙申
纔兩閱歲耳較詩頌超上乘豈窮而後工信非虛語耶

君於暇日每談經以引諸生或枕戈而激將士圖實塞
之議籌當關之策憤伊吾而北馳望長安而西笑有請
纓之志焉昔陳思不欲以翰墨垂聲上表求自試君豈
徒以賦詩為事哉使恩覃在宥罰示差級將連勳竹帛
此特其緒餘耳君尚勗而俟旃

二詠編題辭

二詠編者吳苑諸英眺飛雪於春朝邀朗月於秋夜有
是作也若夫竹寺禪探芝館晤集亦并附焉古人凡遇

讌會必相賦詩或命物以爭妍或占韻以逞捷撫時對
景締歡賞於同心唱予和汝嗣徽音於合響若蕭介美
專即席李端推為擅場皆一時之選也况投簡擬梁園
之勝飛蓋昉鄴駕之遊木微脫於洞庭霰初零於灞岸
悲興志士愁鬱詩人豈徒板楔蘭亭逍遙韋谷竹林酣
飲罔覩幽辭峴首顧瞻惟聞永歎者乎今覽編中握珠
抱璧光奪圓暉搞藻研思瑩欺積素並足驅馳鮮能甲
乙江左風流盡在是矣因憶余兄弟舊有冬會之章秋

讌之什傳諸二京此則烏衣追謝情洽諸昆桃園餞李
誼敦羣從然俛仰易陳觴咏難再懼夫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展誦斯編寧無薄三公細萬物棄銘勲而思
秉燭者乎會凡十有四子詩共六十五首以次列名於
右錄之梓者文學史臣紀為之序者司勳氏皇甫沅云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

明 皇甫汈 撰

序家集

高士傳總序

在昔先公玄晏丁辰末葉抗志幽人遡洪崖於上皇緬
巢許之遐躡乃采身名於玉潔覈終始於蘭芳歲歷二
千人纜九十目為高士竊附同流峻節靡諒則孤竹不

登緇染稍經則兩龔並外將樹此風猷激彼波蕩仲尼
致慨於作者季札託慕於子臧又曷故焉世多蒙垢書
遂殘缺醜女諱形棄捐明鏡殆其勢也伯氏子浚覃加
揆討銓次成編仲氏子安復廣公意自晉至宋亦拔百
人勒為十卷嗣軌前書良足光照先烈裨益淳化矣覽
者謂公棲痾丘中遺榮區外一辭束帛之微再謝翹車
之使彼何為也二子者方嬰情於珪組晞功於竹帛口
異言朝跡懸在野是編寧免逮躬之恥乎或出或處道

乖君子非隱非吏見訛通人於是乎有河陽誠拙枉下
非工者矣嗟夫矯意殉名則羹讓而色變委情順物則
席爭而心夷若我伯氏獻策違時掃軌絕俗耽綜羣籍
無忝書淫著論盈箱何慚釋勸追我仲氏效郭伋以辭
憲甘顏駟之潛郎調滯十年仕恬三黜昔曼倩陸沉於
金馬子雲寂寞於天祿豈必逃虛斯為高尚乎矧彼金
德韜華運終戢羽之期而此璇符迴耀世際攀鱗之代
詎非消息乘時龍蛇互用者哉季弟子約合而梓之傳

諸其人可謂濟美同好者矣各有序說故不重述云皇
明嘉靖庚戌日長至

讀兵論序

弟沆曰伯氏華陽君著兵論成以眎客或曰將之用兵
猶醫之用藥必候證切脈檢方處劑乃可十全儒者之
談端坐牖下踰度行間徒飾空言罕臻實效余曰不然
兵家者流貴乎觀天文諳地利通物情審時變斯樽俎
之上可以折衝帷幄之中足以籌決故呂氏陰符垂緝

而輯黃公秘記脫履而就孫子武經止輜脩列任宏兵法杜門論次奚必躬冒矢石足蹈鋒刃始可與之料敵哉華陽君自昔少時好覽孫吳之書頗耽左丘之癖每抗論軍容高談劍術甲寅之歲海寇外連島夷內曩揅羽傳警枕戈綴言慕子文以申威懷士雅之慷慨勢在目中較若指掌其論青齊之兵卒至地非平原騎射莫逞卧而仰給坐以要賞白晝磔人於市剽吏奪金恬不為恠民間乃有倭來猶可兵來屠我之謠明驗一也其

論田州之兵卒至長戟不支亡矢無獲糜費公家疲頓
遠道謀及婦人貽笑羣醜明驗二也其論永保之兵卒
至紂袴驕豎推辯餘孽贖貨無厭擁姬高燕繇是金鼓
不揚旌旗無色舍兒干紀取笠自恣明驗三也其論東
吳之兵義存土著法準團保苟能行之則荀卿之節制
晁錯之服習可練而精也寧至棄民予敵之恨乎奈何
當事者稽古之謀不詢通方之言無采自恃輸金輦璧
足以浮功而掩罪也一切姑息寇玩師老而國之大事

去矣庚戌之秋敵犯京師君方書違上漢裘敝辭秦觀
烽火以興嗟聞鼓鼙而流涕因著論兵書一十六卷藏
諸私篋益已氣愴幕南志馳伊北矣使售計於繞朝回
聽於廣武則是論也殆兵家之左券豈儒生之卮言而
已哉戊午歲上巳日

司直兄少玄集叙

兩儀奠位二曜揚輝經緯其間書契攸作文之時義遠
矣哉雖有懿德鴻勳非假典謨曷由宣闡故壽不固於

金石而名可齊於霄壤者以此世之談理學者詆為末
藝守吏局者謂非適用殆猶茹藜糗者難與道踏腹之
美蒙旃毳者不足與語綺縠之華也矧言本心聲詩緣
情靡游心內運應物外感性機妙發氣運天成爰稽作
者良亦艱矣匪作之艱知之惟艱匪知之艱言之惟艱
此輪扁不能臚斲而伯牙終於輟彈者也犧軒既邈虞
夏寔湮宣父釐正之後卜氏泝其源申毛貫鄭沿其流
咸能詮風人之旨窺作者之意歷世近而習說真也倬

彼我祖敦詩明雅皇考績業哲昆嗣響迺誕仲氏聿秀
厥宗七齡夙悟即懋藏膏之志九歲綴文遂精雕篆之
技至乃研討六籍旁覽百家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室人
讓麥而莫知侍兒竊饌而無見其篤如此由是學臻博
極思覃深湛緬豪士於西州追玄風於東晉家稱千里
國號無雙矣兼以氣資爽邁儀容儼肅後進資其善誘
末學藉其人倫而余分則友于義同師授雖士龍特眷
於平原惠連最鍾於康樂蔑以踰也每有迷造輒相詔

眇商榷砥獎可得而言方其家食含章與徐生二黃定
交筆札之間篤嗜工部既而何李篇出病其谿徑專意
建安嘗曰詩可無用少陵也至解巾登仕與蔡王二行
人廣搜六代之詩披味耽翫稍回舊好雅許昌穀乃曰
詩可無用近體也又與王文部李司封唐陳二編修劇
談開元天寶之盛而心醉焉乃曰詩雖選體亦無使盡
闕唐風也至為歌行一本樂府而參以太白隳括鏡吹
之餘猶曰七言易弱恐降格錢劉也故其詩特工五言

而七言近體薄不經想余與聯組二京方珂三署被竄
則郡檄交移承諱則倚廬同戚雖伯季具邇而敦賞獨
深矣試為標論詩蓋錯綜魏晉而託宿於唐英賦則馳
騁屈宋而逸駕於散騎文則陶鑄班賈而呈範於中郎
其為篇也幽玄以通思舂容以御氣婉麗以陳詞和易
以達理憤懣以抒情綿暢以該事雋永以歸趣其始構
也隻字不愜於心片言無艷於目踴壁窮思擁衾寤索
曾不少休是以吟苦則彌日不就神來則下筆立成今

稿中或兩字未竄或二語並存致益密矣若夫錦必有
襲危非無當苟慙博物疇發斯蘊欲倣胡廣於官箴擬
劉逵於都賦病未遑也奈何覩姱容而決驟過屠肆而
垂涎妄意吠聲詎曰知味哉方其潛心經術晞軌儒林
若易序詩說春秋考原周官雜志亦畧槩見早謁陽明
洞析道體亦其性靜得之若與東郭鄒氏揚山方氏往
復諸書鋒辯莫之能抗至其佐郡分臬坐有餘嘯案無
留牘魏懷慈父越畏神君固知戟臣歎辭賦非夫蕃侯

恥翰墨垂績良有以也然才高妨位命達憎文淪落一
官見嫉衆女不令第嘉頌於屬車備清問於宣室是皇
猷無潤於拔藻而國典不寄於方聞也嗟乎當宁按圖
詎攬燕臺之駿開閣倒屣惟羅葉邑之龍匪今為然振
古同慨矣歲在丙午丁辰荼酷頗有憂生之累貽余春
日齋中讀丹經一篇系曰夜來更加竄定庶幾可觀詩
之難言如此後世誰相知評定余文此陳思所以興悲
也亡何長逝命矣夫命矣夫然年雖中促而名則宏遠

矣胡云未究厥止哉余知兄詩庶能言之不特可比申
毛貫鄭亦卜氏之亞也昔孝常次補闕之編王縉表右
丞之集顧余謏劣曷克勝茲幸而伯氏運斤二孤命梓
芟采精覈都無遺誤猶謂標譽騰聲以俟宗匠聊以習
聞余兄之言揮涕而告秦樞俾知先人制作之艱若此
云爾

子約弟水部集序

皇甫水部集者季弟子約所撰也吾家世擅藻藝並妙

聲詩取友于塤箎接翼於鳴鴈子約生而聰穎不凡方
臻童烏之齡即占詠鵠之句子安所叙基稿是己其為
人也釋戀域中抗情物外雖志薄三公而不忘一第遂
惟研時義案輟雅音世廟甲辰果擢南宮第二猶以屈
於一人為恨取忌銓曹兩授水部非其好也乃玩弄爵
服厭棄簿書覽衛生之經求引年之術朝謁屢違省期
不顧賈傳承譴馬卿倦遊子約近之美至奉使楚甸左
宦梁園稍遷郡佐地接武夷每探厯勝境物色畸人既

輯客郢之篇復積居閩之草歲在丙辰沿牒入覲投劾
自免臺檄交馳堅辭不就其山居也誅葺三畝披味雙
玄戒閻者勿妄通賓惟高僧大士時獲瞻晤郡庭邑室
絕跡罕臻歎曰余既長揖當路遠謝交遊煙霞成癖豈
更屬念纓綈魚鳥相忘抑何取榮車騎至其逝也枯楊
無帶劍之枝蔓草無動輪之路悲哉晚耽詩品永托琴
心悉屏垢氛洞析名理故其為詩每出閒曠彌覺冲逸
兼好綠華紫清之章貝葉珠林之偈景純振響於仙遊

摩詰摠懷於禪寂興到斯成曾無造次應酬之語總得
樂府五十一首五言古詩一百七首七言古詩三十四
首五言律四百六首排律三十四首七言律一百五首
五七言絕句一百六十首雜文十三首勅為二十卷傳
諸詞苑始自甲辰之後附以癸卯之前由仕始也子約
可以不死矣昔人謂詩人例作水曹郎吾家世為工官
而皆長於詩豈其數歟往歲選校華陽集序次少玄集
茲又叔子約遺草芟定之捐賣賦之金用登梓事幸親

華萼之輝良抱人琴之痛曾未終篇幾為掩卷者哉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一

明 皇甫汈 撰

序自集

禪樓集序

嘗謂虞卿著論誕自窮愁屈子賦騷由於放逐故文王
拘而演周易宣父厄而作春秋考諸聖哲益同斯旨詳
之馬走豈或云誣矧詩本緣情情悒鬱則其辭婉以柔

歌以言志志憤懣則其音慷以激是故嵇生揆景猶愬
繁弦雍周撫膺遂流哀響詩可以興可以怨不在茲乎
余綺歲明經冠齡結綬常廁下大夫之列參多士之末
光然性惟運俗識罕通方一改官再承譴一不拜職徒
者三而已善乎潘生之言此誠拙者之驗也丙午之歲
承太夫人諱儼然在苫塊中而監察以陰憾苛抵其罪
坐是免官明年丁未上書闕庭敕下撫臺移之京兆余
羈紲都亭客居長干寺之精舍夫鍾儀晝繫自同楚囚

李廣夜行見呵灞尉時哉勢乎既而勘者兩造具研聽者三覆未報清沅投濁竟成孟博之寃白首相新莫鑒鄒陽之枉乃使奔走道途淹留歲月昔蒙莊願處才不才間則余亦可以罪非罪自遣矣斯地也高帝由此肇都文皇於茲建刹淨域經始於赤烏化塔更新於白馬布金愬麗多寶慙工余乃銷跡緇塵息心慧梵客有許雷時方同病僧多林遠可與晤言若夫貫華寫葉之書四韋三乘之典無不泐觀染著宿障之根因果冥報之

業靡不殫究出煩惱於累劫超忍辱於空筌其暇日也
登高臺以延眺訪故宮之遺蹟運革於三分鼎遷於六
代呂周英烈託攏樹以西靡王謝高風隨江流而東逝
夫得喪異途其虛無泡幻也既如彼榮悴共域其倏忽
燼滅也又如此則於蟬脫一官懸解萬物余復何有哉
涖灘春謝作盪秋殷蒹葭落而淮水清霞霏收而鍾山
紫頰光迅於駒隙禪定辟之猿調兼以哀深庾信涕甚
楊朱抒情宣志篇詠間作占授行者書之又若貸更生

於新旦度存禮樂返中郎於鉗赭尚寄典型此殆非余
之心也或曰西子以蛾眉取嫉曷不為之毀容越人以
神手殲生胡不為之輟伎嗟乎南山種豆顧非引慝之
辭空梁燕泥詎是招愆之牘世設以此吹蓋則詩可以
削草矣去來三稔在寺凡十又三月前後得詩若干首
題曰禪棲藏之舍部

三州集序

三州集者紀宦跡也今上嘉靖改元歲在戊戌余為司

虞氏閱視京畿時武定郭侯鄖憑寵作威日益驕橫詔
典大匠作陰操部權奪取賈人金以億計歸於私橐余
為發摘之又嘗請毀張掖民居名通山陵實益己第余
曰此殆欲直取武庫耶持議不可侯銜之誣以慢旨置
為理官於是有黃州之役歲在乙巳余為南省司勳氏
時當考吏太宰張公潤毫無能為專任郎官罔論賢不
肖黜其所素嫉而留其所易與以快己私余起而力諍
之言官希附詆以侵職謫為州倅于是有澶州之役亡

何太宰為甌寧李公廉才察滯稍遷郡佐于是有枯州
之役嗟乎坎軻屢遭未嘗損其烈節訟牒旁午不少輟
其篇章黃蓋楚疆屈賈放逐之區也諒而見疑忠而被
謗憂心辟標故多怨誹之辭澶蓋魏境蒙莊寄傲之地
也虛憍疾視猶有鬪心故多忿激之辭括蒼越稱嘉麗
康樂娛遊之所經也時余安常委順若將終身焉既和
且平故多暢達之辭當是時倦宦而并減文情避人而
間出累句亦足以興慨矣緬自弱冠起家解褐登仕躬

際聖明孰不欲出入禁闥優游以致卿貳然才滋衆嫉
命與時違退而立言豈余素志乎謝憲以來偶檢制作
散逸過半舊雕禪棲寓楚還山江行新語諸板悉毀於
謝兵之手三稿篋中幸爾無恙兒輩請授梓人以應好
事者之求嗟乎余政乏何武之思徒離沛郡詩慙謝朓
之詠奚重宣城若夫白雲赤壁山色猶存湘水淇流江
聲無改一展卷之餘而歲月徂征風塵奔走王事鞅掌
物情變幻宛在目中至今心悸黃甫暮月澶僅半載括

三改歲其久速咸數也昔人愴陳跡于俛仰喻過客于
光陰聊以識吾適耳詩云乎哉長子琳嘗攜之黃州令
校黃詩次琳攜之澶州令校澶詩季穀攜之柘州令校
柘詩勒為四卷題曰三州云

南中集序

余既刻三州集成季子穀出所藏南中稿蹠而請于余
曰甲寅之歲大人垂五十之年從萬里之役時羽書傳
警驛路戒嚴一旦捐墳墓棄鄉閭間由京口渡長江發

真州越潛及濟經齊安故郡眺江夏歷武昌登岳陽泛
洞庭遵武陵訪桃源遡沅湘臻貴竹走夜郎始達滇中
其域也星分參井地界梁益表以太華匪以昆明金馬
碧鷄為之闢嵩雲笮箐為之隘東連八部西控百蠻羅
甸稱雄點蒼標勝雖逖土遐取而山川秀麗風俗侈靡
稽漢班固西南夷傳覽近代揚太史月節歌詞有埒美
於中原者小子何幸為大人所將以遊見夫爨爨異形
椎辨殊狀至若孔雀山雞朱鷄翠鳥莫匪珍禽山茶木

蓮蟬花龍草悉皆瑤卉大人憑軾以抒思褰帷而搞藻
於焉述徂征之跡宣羈旅之悰寫憤懣之懷申古昔之
慨鬱志於風雲緬情於歲月是編也可無傳乎小子徒
踰童烏悟玄之齡未叨伯魚聞詩之訓今稍長矣余聞
之憮然曰畏險猶驅冒榮不止此殆仰跼鳶思歎段時
也惡用存之且余耄矣軒冕長辭無復四方之志婚嫁
甫畢未遑五嶽之遊汝能奮志嚮往他日獲霑一命再
履茲境若韋康纘服於荆南周撫嗣聲於寧益俾父老

見之扶杖嗟歎曰是曩某使君之子也不既寵幸乎苟能修吾之業如佞期追詠於巫峽文考屬草於靈光又不獨顯揚而已小子聶之遂登梓事并系蕪言

漢儒經學編名序

皇甫子曰六經之作也彰於道矣孔沒徒喪戰國從衡言者紛然殺亂焉至秦患之乃肆燔滅經投燼而道亡矣漢興改秦之敗求遺叔脫諸儒輩出專門竝興漢儒之於經也各習其師研精殫思以之為終身事業故咸

致實用訖於宣元其風篤焉逮唐尚文辭競功汎濫馳
聲華藻乖離經義而唐無儒哉噫漢為經術術已去道
遠矣獨其治專學切心得身踐契聖人窮經之說苟以
文辭而已不其陋哉今之治經者傳會成文則既不能
窮之矧致用耶予之感於漢儒也無從類其經以系之
名以論其世焉爾

六子說經序

皇甫子曰道散於天地而載於書謂之文文以載道謂

之經六經作而天地之道闡矣天下之文肇矣六經之外非無書也而曰諸子諸子之說於道誣宣聖之後非無文也而曰百家百家之說於道荒天下始無文已無文斯無道已老莊荀列揚王世謂之六子六子為諸子冠而其書具存世之談文者下六經舍百家則曰有六子云六子者惟其誕於道故詭於文而苛議以騰於經陋宣聖於不足為何見於經何測於道而比比援以濟其議哉迺始易之乾元終春秋之獲麟俱有說不知其

說果益於經符於道否也惡用集諸編為說經噫六子者不知吾道而猶不能忘吾經則其臆說雖鑿甚且叛焉而其所以私附於聖人者意亦微矣揚與王尤其擬聖而習經者然則諸子支離鮮不援經自飾奚矧百家編之使綴文之士知文之不可忘經顧不可忘道匪直其辭而已也宋儒曰循其言皆可入道則或偶幾焉未敢質此為盡然也

懷慰編題辭

司虞氏曰戊戌之秋余以觸忤權貴置為黃州理官夫絳灌詆而賈生遷許史懟而子政免自古有然矣惟時相君憐其亡罪僚友悵其遠行或踟躕祖讌或慷慨興歌夫黃楚疆也故辭多激楚之音哀而不傷怨誹而不亂其達騷經之旨而存小雅之風者乎顏季贈語臨歧之誼也蘇李申章去國之情也發情止義此言有重於金玉而諷有篤於韋弦者矣湘沅造託將承嘉而遠跡清風如頌聊永懷以慰心茲役之謂也編之題曰懷慰

云

擬古樂府小序

古樂府擬者多矣如訾茄礫室孫魚呼豨之類皆未達其義而強附其辭何異譯言越裳而釋字梵竺耶濟南李子謂如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家犬羊鷄鶩放於通塗亦識其故以為善擬余謂義苟未達即螺贏速類叔教復生終為螟蛉優孟耳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象四時改漢朱鷺為楚之平思

悲翁為滎陽父如張為獲呂布上之回為克官渡翁離
為舊邦戰城南為定武功巫山高為屠柳城上陵為平
荆南將進酒為平關中有所思為應帝期芳樹為邕熙
上邪為太和師其意而不襲其辭此善擬者也吳韋昭
亦造十二始矣精缺終玄化晉傅玄所造始靈之祥終
釣竿則廣為二十二後若和鑿以詠朱鷺翦刻以諷如
張悵雲雨於巫山愴歲時於芳樹但取本題殊乖厥旨
矣詩固伊爾文亦有然如典引嗣軌於美新解嘲濫觴

手釋誨古人研思藻綴之妙也上方入繼大統時值中
興制禮作樂恢文耀武德隆堯舜烈邁高成臣汭濫起
制科備員郎署躬逢雍盛目覩儀典宜登歌什宣述游
揚遂忘其謏劣擬造十二曲覽者勿哂邯鄲之步愈趨
愈失也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二

明 皇甫汈 撰

序謙送

送家兄赴淞詩序

余兄仲氏建節越鄉戒舟吳渚慕山水之標奇悵土風
之非遠浩然行矣曰余兄弟同氣四人咸以上次之資
希英賢之烈守中才之訓恢世及之猷方其密山同徑

竹林共室晨亡羊於挾策夜聚螢而披翰孰不懷鴻鵠
之舉為燕雀所咥哉益具邇蓬蒿之間而志馳雲霄之
表矣迨夫兩兩振翼各各司鳴余與仲氏早承休顧載
忝嘉招驟駢服於兩都聯纓綵於三署志何協也至於
鸞啓權璫讒張貝錦竄瑕丘以竦罪浮湘江而發憤跡
何均也是得則攬暉霞矯擬之於二龍失則戢羽泥潛
方之於雙鴈遇則達适之疇表周楨之隆違則褒融之
革泯漢家之痛殆相關焉一旦稍稍叙遷為天子之憲

臣樹東南之偉績，羗又莫知余之所之矣。伯兮，褐玉以
賁園季也。奏金而登廟，一門之子四方。其人求為曩昔
同徑之棲，共室之聚，可易得乎？嗟夫，窮達者時也，屈信
者命也。聚散者數也，忻戚者情也。情有所感，則命在所
安；數有所值，則時在所委。復奚心哉！康樂耽遊，赴脩吟
而含楚；平原于邁，臨清觴以興言。念此化離，鬱爾敦賞。
若其敷政以拙，守才以愚，規諭之義，良友詳矣。聊賦短
律，敬書末簡。

遊牛首山詩引

蓋聞鳳京之郊牛山攸峙莫朱方之嘉麗表赤縣之仙
靈環以名巖之勝帶以巨江之險神臯邇接梵宇弘開
梁朝於此布金宋代因之薦璧凡在官旅靡不登尋幽
壑紛車馬之塗淨域鵲衣冠之地闕逢紀歲太皞司辰
中山王孫徐子禹量言攜漢署之英命締祗園之賞入
夏再申淹旬未遂六月三日乘暇如盟始經展眺則烟
霞暢來晚之情卒踐窮探則魚鳥盡忘歸之物舉觴而

凌暉景操管而屬玄篇王謝名流每棲禪於支遁應徐
秀輩亦騁藝於陳思彼各有以也乃炎暑都捐清虛共
適設非尚書期省侯吏呼關則六塵絕常戀之牽一丘
有終焉之志豈特披襟彌日下榻信宿而已哉維時比
部謝紘以抱疴辭筇侯子一元以訟牒妨駕家兄子安
先以擢憲入越同遊者余與施子平叔蔡子子木東南
賓主三四其人彈指而去來成果淪跡而睽合為因則
又倡予者之所以興懷和汝者之所以寄慨也詩若干

首書諸簡冊藏之經函

春日談園讌賞牡丹詩序

昔有怡山談公尚德賁園逸情開徑綺構結於雲外清
泉流於鏡中伐綠竹於渭川移丹花於洛汭靈果參差
嘉樹蔥蒨實隱居之特勝別業之最雄也方其樽俎錯
陳賓從駢集酣歌累月宴樂彌旬草色交於茵席鸞聲
間於絲管一何驩也迨其朝露忽先夜川長往總帳既
塵履綦罷御新畦霾不復芳舊燕徊翔莫能去又何

悲也迺若館甥歎逝座客懷春尋故跡而命駕引麗矚
於初筵曲池未平高臺猶在九原不作聞笛起山陽之
哀萬歲何知彈琴下雍門之泣嗟乎生死者物之所必
至也盛衰者事之所固有也聚散者勢之所恒然也忻
戚者情之所易生也自達人觀之浮世等於逆旅馳光
同於過隙少壯不樂歲月幾何乃知縱酒非荒秉燭有
以也各賦五言傳諸二子

遊仙詩引

吳俗以四月十又四日相傳為神仙降辰是日也乃有
玄都朗建丹府弘開金鑰啓望仙之宮華燈燭禮神之
館九靈教闡則葆樂齊鳴雙童唱導則芝香並引吉士
靚女肅肅戾止黥首稚齒各各齋心衽服照耀於池中
列騎續紛於洞外步虛肯來謂是吹笙之侶乘風不返
詎非駕鶴之羣遘髯客而將從遇巨人而思即嗟乎白
髮難變懟瓊蓋之何徵朱顏易頽悵石髓之莫識天下
有可以引年者無有哉有可以治身者無有哉聊揚斯

旨用廣諸人

送董侍御使竣還朝詩序

嘉靖四十有五載肅皇帝恭默思道壽考作人甫周于甲將倦于勤惟時法令滋章科網稍密俗漸以敝政寢以棘惟是南服師旅之後飢饉荐災凡厥職司苛以無名之徵擾以非時之役民不堪命久矣乃更懼以虎冠愴以鷹擊奈之何不胥而為姦訟獄繁而盜賊起也侍御史洛陽董公堯封宿挺霜稜籍聞風采簡命南巡照

臨我土其始下車也捐無益之費罷不急之徭清詭受
之田警怙勢之族嚴墨吏之刺峻情游之誅勞來安集
與民休息民若更生焉越歲隆慶改元嗣皇帝即位際
中興之運履銳治之朝渙寬大之詔崇節儉之風公仰
奉德音導迎淑氣銷兵裁餉平賦在宥農夫棲畝紅女
還機室家寧止囹圄遂空盪邪刻蠹與民更始俗乃維
新焉識治者僉謂向也若時之冬陽氣潛藏公行冬令
綏之而不蹙今也若時之春陽氣發洩公行春令煦之

而不傷益聞御史之職專務端軌貞度以肅百官以厲
萬民公乃順天慘舒與時消息不獨憲紀是飭而調燮
之寄可司以佐聖天子化裁之治矣賢哉真御史哉吳
民謠曰前有溫公後有董公並起河內福我江東溫公
者前侍御如璋亦洛產也按吳著清海之績迄今倭夷
不敢東窺於吳溫之力也余從鄉大夫之後嘗作頌以
紀其事勒石海堧永慕不忘公之駐節也蠢跡遐竄鯨
波不揚先聲奪其氣而寢其謀也民賴以安堵厥德惟

均奚必俟其來而裹之以斬獲為功哉今上方以外裔
為中國患軫邊疆之憂聽鼓鞀而砥鋒鏑稽周宣薄伐
之猷奮漢文仁者之勇引頗牧於禁庭咨制馭之長策
側席元老止輦至言所以垂綃衣舞干戚審黃石存苞
桑者念亦深矣公行將有訐謀秘計入告我后于內余
等雖逖矣東土之民願聞其梗槩拭目以覩太平尚亦
有利哉驪駒輟響驄馬北轅杞心徒遥芻言莫裨因賦
臺端行一首以申別緒云爾

送大司寇漁石唐公予告還山詩序

下官不佞墜跡昭憲移禁司刑猥聞公以母老上疏聖
天子特嘉閔焉詔報曰可迺頒傳瑞撰吉啓行道路咨
嗟搢紳歌頌顧非明王之盛治孝子之美談哉歷觀載
記大臣之去政類皆請老引年乞骸歸骨是故留侯哲
矣而毋匪逮存潘令懌矣而仕或未顯若夫身踐台階
手持法衡乃望倚門而思邁勅迴馭以言還豈不光昭
往牒於休來乘者哉舞章服於萊家陳鍾釜於陶饌以

寧慈度以介丕祉風枝不驚叢萱斯茂公行其榮已非
直勇退於急流冥飛於遐曠也下官方為戮幽戶抱痛
園扉異廣漢之利見悵祁奚之遙歸聊賦五言用申千
里云爾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三

明 皇甫汈 撰

序贈送

送陳子克修還吳序

天王九年秋七月陳子自燕言歸張伯子暨王仲子皇甫叔子會于燕丘維是陳子來飲餞張伯子曰我自昔舉於鄉也維我二三兄弟靡不惠好既而嫁于燕也亦

靡不周旋以偕在昔逸詩有之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
言攸攝也今子歸矣值茲悲候於我心怒焉有逢吾子
其何以處我觴一行陳子避席曰予不佞淹茲天邑載
厯寒暑粉梓縣邈依依在望夫窮者楚奏顯者越吟我
思古人異遇同心我是以夢寐乎洞庭之野胥水之陰
茲將歸也夫張伯子曰幽哉是言吾子可謂不忘其鄉
矣為之賦衡門觴載行陳子避席曰予不佞淹茲天邑
載厯寒暑瞻望父兮天一方矣曰予行役不遑將矣我

聞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故臯魚隕涕宣門羣渙我是
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茲將歸矣夫王仲子曰孝哉斯
言吾子可謂不忘其親矣為之賦陟岵之首章觴三行
陳子避席曰予不佞淹茲天邑載歷寒暑賴我二三兄
弟朝夕是與貽我懿矩夫君子遊必擇士居必擇鄉故
蘭以漸而芳絲以染而蒼邈爾令德實懼終焉無以允
臧我是以秣馬脂車執手踟躕茲將歸也夫皇甫子曰
貞哉斯言吾子可謂不忘其友矣為之賦伐木之二章

夫安貞以輸忱思孝以成仁履幽以裨身若陳子者於天下行矣陳子乃覆觴欲起皇甫子止之曰毋我其益子我其益子繫子之自燕歸於吳也不越歲又將自吳嫁于燕進于春官錄于主司賓于天子服于王官時維王事于邁雖欲暱於友私於親久於鄉也其可得哉夫京大也師衆也君子觀大畜衆可以居業矣在昔先正有曰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欲吾子其不忘四方由是陳子怛然失怡然悟曰我行維斯言是繹

贈和順令霍氏歸田序

天王十又一禊春正月越在外臣僉考績于朝霍子以和順最往獻時惟良哉居無何歎曰功名富貴我知其若是矣歸休乎君奚自苦為也乃上疏謝病太宰弗克泥果命下曰俞聞人里士聞且駭焉遂齟齬議其後夫霍子強可仕也茲不待年胡骸骨是乞彼其弗良於和順已乎皇甫子曰我聞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今干祿縻爵盱豫食嗟脂韋蒙耻道軫不返老死

行邁斯其蟬蛻翫塏鴻漸雲達者矣霍子其賢哉侯子
曰我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惡今
上官苛禮僚友構讒下民咨懟飾偽售巧逐浮傾危恬
鈍倒用斯其脫帽青門投傳當路者矣霍子其智哉孟
子既吳子曰我聞君子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其
身故歸閒卻掃食鮮茹美履幽葆貞偃息明時以養餘
日斯其徽纒軒服桎梏纓綉者矣霍子其樂哉是故賢
以稽政張能弛也智以存身明且哲也樂以達節壽而

康也彼雖劇遷仍授閭崇據要不媿於霍先生者幾何
人哉乃相與賞之酒而歌考槃之亂于是閨人里士聞
而譁之曰嗟嗟霍子豈古之所謂遺榮者耶匪公等言
吾儕小人不復知霍矣請公識之遂書以歸霍子

送僚友李君還蜀川序

蜀李子之倅楚黃也政惠而化輯黃人宜焉然履坦而
度夷行圓而畏亮弗習守谷突梯是用弗媚於瓦合之
伐磬折之朝政巧者庭李氏乃殿周容者右李子乃左

持憲者弗廉乃數其細以上下之宰司徵素弗覈咨僉
罔同久未裁可李子乃浩然謀歸援者咸曰心苟不讐
何恤乎人之言止哉李子或曰無據而去曷少俟旃李
子止哉李子曰謂瑜者瑕被褐懷玉胡求售馬謂白者
黑責於丘園胡自咎馬魚網之設不能冥冥鴻飛為弋
人所得翕羽晚矣皇甫子曰嗟嗟古人所為難進而易
退李子其哲且勇哉若夫夸夫慕位閱崇陟要致身截
辭黜干玷危自召淵墜貪人糜爵脂韋泆忍褻華絕隆

曾不朝夕幾不恧於李子者哉于是舉酒酌江為李子
祖道郭子賦遠遊時俗迫阨質薄無因悲臣節也聶子
賦赤壁山川信美合并異跡思友誼也皇甫子賦蜀道
難人情翻覆濤波非險慨世變也李子乃登舟擊楫揚
帆溯洄而去詩云瞻望不及佇立以泣黃人之謂也

贈水部郎吳子知姚安序

蜀郡吳子以水部郎刺姚安聞命而弗豫焉曰逝矣茲
土迺古炎徼荒裔也矧茲土之氓胥靡莫之屬夷獠之

種類也我是與處其於政不有治絲而焚噬腊而毒者
乎艱哉行也皇甫子曰君侯行毋弗豫也奚其艱在昔
君侯司士于華州華州之教刑焉此可以教姚安已司
賦于陪都陪都之法新焉此可以法姚安已司漕于通
惠通惠之令平焉此可以令姚安已余天子之水官也
請與子言水知水則幾於政矣夫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下也予無搏之激之而惟疏之濬之決之導之又從而
隄防之而水無有不治者矣江淮河漢暨于海皆然也

覆坳濫觴世間歸壑其幾神焉天下之政何有於小大
何有於遠近何有於難易哉若茲姚之域越在滇之濱
楚粵之墟列帝耀德羣哲宣化通世漸仁其賓服而輯
綏者益有年矣不徒招攜羈縻之而已也今子藉天子
之寵靈往為之牧將有獸馴而狙悅者豈曰絲棼腊毒
之哉夫水元命苞曰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
媵液也有理道焉說題辭曰荷精分布懷陰引度有順
道焉子能順而理之徧與諸生普之以公淖約潛達燭

之以明流而不息居之以勤以此柔遠遠人有弗治哉
水之於民親而不尊父母之謂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吳侯以之是故知水則幾於政矣無私而蹈之不知懸
水之為千仞也無事而行之不知姚安之為萬里也吳
子迺始怡然豫浩然不疑其行矣祖宴既陳僚友攸集
僉曰斯言也可以贈吳子請書之皇甫子曰匪言之贈
惟言之鏡庶可以從政

贈古黃姜判官擢守慶源叙

古黃姜大夫判天雄之幾年有籍甚聲乃移守慶源大
夫弗豫曰郡也而州茲命也不亦左乎劉令進曰貳也
而守茲庸也不亦寵乎公奚弗豫哉若稽古建官昉於
虞十有二州惟茲州牧以亂邦服迨秦分天下為三十
六郡始置郡守隋尋廢郡以州統縣至唐復沿焉自是
州郡更相為名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奚必左州而右
郡時王之制凡府州縣雖秩相崇卑勢相臨制其於專
任而責成猶夫一也宋設判官以佐郡守雖曰元僚語

稱半刺焉耳欲承流宣化熙政庇民理繁劇又孰與
守大夫曰慶源即古趙郡今為圻內衝余非薄守顧患
夫繁之弗克理劇之弗勝劇也矧茲承宣熙庇民之攸
暨胡敢拜命之辱劉令曰大夫奚趙之有哉台小人聽
於民矣天雄之民慮公之去也其言悲以思曰公其去
我誰獲我所慶源之民幸公之來也其言懌以慕曰民
力已殫公來毋晚夫思者實也有其實者著慕者聲也
有其聲者漸漸則入著則形而公又能持之以廉勵之

以勤普之以公牖之以明政是用成知公不久淹於趙
而趙民又將悲以思矣某也忝厠末屬公行無以為情
也因道民之言以占公之政遂書以泄其思慕云爾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三